

中国现代文学百名家

张恨水

第一回 这一回是张恨水的代表作之一，描写了北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种种景象，以及主人公在这一历史洪流中的个人命运。

张恨水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代表人物，他的作品深受读者喜爱，尤其是在抗战时期，他的作品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。

张恨水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，他将个人情感与时代背景紧密结合，创造出许多感人至深的篇章。

他的作品不仅在当时广受欢迎，而且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，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文本。



张恨水的文学创作生涯丰富多彩，他在多个领域都有卓越成就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。

他的作品不仅具有艺术价值，更是一份珍贵的时代记录，反映了那个特殊年代的中国社会面貌。

张恨水的创作风格独特，语言流畅，情节引人入胜，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推崇。

他的作品是中国现代文学宝库中的瑰宝，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深入研究。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华夏出版社

中国现代文学百家

第一回 豪族感同
袁音初经索满座悲秋

北方年下表的北京石台改丁北平已
善此一昆的一个子的好子稱但是這
向偉大的建築新張久之的文化或傳
作位留戀尤其其是軍樂之佳是別
市所免射買不列的這表不像著
者竟之不像以南那樣苦熱一方六
張恨水子極風梳土而外都是時節的
雨物道以漢音應富是日

恨水稿

一步是新人之試若保
雨做是是是之試也

第一回 豪族感同
袁音初經索

北方年下表的北京石台
善此一昆的一个子的好子稱但是這

ISBN 7-5080-1107-4



9 787508 011073 >

ISBN 7-5080-1107-4

I-582 定价:19.80元

自强文库·中国现代文学百家

张恨水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
于润琦 编选

华夏出版社

1997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张恨水/张恨水著;于润琦编. —北京:华夏出版社,
1996.12

(中国现代文学百家)

ISBN 7-5080-1107-4

I. 张… II. ①张…②于… III. ①张恨水—作品集②长篇
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20981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7.5印张 409千字 4插页

1997年1月北京第1版 199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-10100册

定价: 19.80元

(凡本版图书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向我社发行部调换)

《中国现代文学百家》编委会

主 编 舒 乙
副主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
编 委 (以姓氏笔划为序)
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
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
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
钱理群 舒 乙 樊 骏

目 录

啼笑因缘	1
偶像	311
张恨水小传	537
张恨水主要著作书目	539

目 次

- 第 一 回 豪语感风尘倾囊买醉 (1)
哀音动弦索满座悲秋
- 第 二 回 绮席晤青衫多情待舞 (15)
蓬门访碧玉解语怜花
- 第 三 回 颠倒神思书中藏倩影 (29)
缠绵情话林外步朝曦
- 第 四 回 邂逅在穷途分金续命 (41)
相思成断梦把卷凝眸
- 第 五 回 颊有残脂风流嫌著迹 (54)
手加约指心事证无言
- 第 六 回 无意过香巢伤心致疾 (68)
多情证佛果俯首谈经
- 第 七 回 值得忘忧心头天上曲 (82)
未免遗憾局外画中人
- 第 八 回 谢舞有深心请看绣履 (95)
行歌增别恨拨断离弦
- 第 九 回 星野送归车风前搔鬓 (108)
歌场寻俗客雾里看花

- 第十回 狼子攀龙贪财翻妙舌 (121)
 兰闺藏凤炫富蓄机心
- 第十一回 竹战只攻心全局善败 (134)
 钱魔能作祟彻夜无眠
- 第十二回 比翼羨莺俦还珠却惠 (149)
 舍身探虎穴鸣鼓怀威
- 第十三回 沽酒迎宾甘为知己死 (162)
 越墙窥影空替美人怜
- 第十四回 早课欲疏重来怀旧雨 (175)
 晚游堪乐小聚比秋星
- 第十五回 柳岸感沧桑翩鸿掉影 (189)
 桐荫听夜雨落木惊寒
- 第十六回 托迹权门姑为蜂蝶使 (202)
 寻盟旧地喜是布衣交
- 第十七回 裂券飞蛛绝交还大笑 (215)
 挥鞭当药忍痛且长歌
- 第十八回 惊疾成狂坠楼伤往事 (229)
 因疑入幻避席谢新知
- 第十九回 慷慨弃寒家酒楼作别 (241)
 模糊留血影山寺锄奸
- 第二十回 展转一封书红丝误系 (255)
 奔波数行泪玉趾空劳

第二十一回	艳舞媚华筵名姝遁世 寒宵飞弹雨魔窟逃生 (268)
第二十二回	绝地有逢时形骸终隔 圆场念逝者啼笑皆非 (283)

第一回 豪语感风尘倾囊买醉 哀音动弦索满座悲秋

相传几百年下来的北京，而今改了北平，已失去那“首善之区”四个字的尊称。但是这里留下许多伟大的建筑，和很久的文化成绩，依然值得留恋。尤其是气候之佳，是别的都市，花钱所买不到的。这里不像塞外那样苦寒，也不像江南那样苦热；三百六十日，除了少数日子刮风刮土而外，都是晴朗的天气。论到下雨，街道泥泞，房屋霉湿，日久不能出门一步，是南方人最苦恼的一件事。北平人遇到下雨，倒是一喜。这就因为一二十天，遇不到一场雨，一雨之后，马上就晴，云净天空，尘土不扬，满城的空气，格外新鲜。北平人家，和南方人是反比例，屋子尽管小，院子必定大。天井二字，是不通用的。因为家家院子大，就到处有树木。你在雨霁之后，到西山去向下一看旧京，楼台宫阙，都半藏半隐，夹在绿树丛里，就觉得北方下雨，是可欢迎的了。南方怕雨，又最怕的是黄梅天气。由旧历四月初以至五月中几乎天天是雨。可是北平呢，依然是天晴，而且这边的温度低。那个时候，刚刚是海棠开后，杨柳浓时，正是黄金时代，不喜游历的人，此时也未免要看看三海，上上公园了。因为如此，别处的人，都等到四月里，北平各处的树木绿遍了，然后前来游览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个很会游历的青年，他由上海到北京游历来了。

这是北京未改北平的前三年，约摸是四月的下旬，他住在一

个很精致的上房里。那屋子是朱漆漆的，一带走廊，四根红柱落地；走廊外，是一个很大的院子，平空架上了一架紫藤花，那花像绒球一般，一串一串，在嫩黄的叶丛里下垂着。阶上沿走廊摆了许多盆夹竹桃，那花也开的是成团的拥在枝上。这位青年樊家树，靠住了一根红柱，眼看着架上的紫藤花，被风吹得摆动起来，把站在花上的蜜蜂，摔了开去，又飞转来，很是有趣。他手上拿了一本打开而又卷起来的书，却背了手放在身后。院子里静沉沉的，只有蜜蜂翅膀震动的声音，嗡嗡直响。太阳穿过紫藤花架，满地起了花纹，风吹来，满地花纹移动，却有一种清香，沾人衣袂。家树觉得很适意，老是站了不动。这时过来一个听差道：“表少爷！今天是礼拜，怎样您一个人在家里？”家树道：“北京的名胜，我都玩遍了。你家大爷大奶奶昨天下午就要我到西山去，我是前天去过的，不愿去，所以留下来了。刘福！你能不能带我到什么地方去玩？”刘福笑道：“我们大爷要去西山，是有规矩的，礼拜六下午去，礼拜一早上回来。这一次您不去，下次他还是邀您。外国人是这样办的，不懂我们大爷也怎么学上了！其实，到了礼拜六、礼拜日戏园子里名角儿露了；电影院也换片子，正是好玩。”家树道：“我们在上海租界上住惯了那洋房子，觉得没有中国房子雅致。这样好的院子，你瞧，红窗户配着白纱窗，对着这满架的花，像图画一样，在家里看看书也不坏。”刘福道：“我知道表少爷是爱玩风景的。天桥有个水心亭，倒可以去去。”家树道：“天桥不是下层社会里人去的地方吗？”刘福道：“不，那里四围是水，中间有花有亭子，还有很漂亮的女孩子在那里清唱。”家树道：“我怎样从没听到说有这样一个地方？”刘福笑道：“我决不能冤你。那里也有花棚，也有树木，我就爱去。”家树听他说得这样好，便道：“在家里也很无聊，你给我雇一辆车，我马上去。现在去，还来得及吗？”刘福道：“来得及。那里有茶馆，有饭馆，渴了饿

了，都有地方休息。”说时他走出大门，给樊家树雇了一辆人力车，就让他一人上天桥去。樊家树平常出去游览，都是这里的主人翁表兄陶伯和相伴，到底有些拘束。今天自己能自由自在的去游玩一番，比较的痛快，也就不嫌寂寞。坐着车子，直向天桥而去。到了那里，车子停住，四围乱轰轰地，全是些梆子胡琴及锣鼓之声。在自己面前，一路就是三四家木板支的高楼，楼面前挂了许多红纸牌，上面用金字或黑字标着：什么狗肉缸，娃娃生；又是什么水仙花、小牡丹合演《锯沙锅》。给了车钱，走过去一看，门楼边牵牵连连，摆了许多摊子。就以自己面前而论，一个大平头独轮车，车板上堆了许多黑块，都有饭碗来大小，成千成百的苍蝇，只在那里乱飞。黑块中放了二把雪白的刀，车边站着一个人，拿了黑块，提刀在一块木板上一顿乱切，切了许多紫色的薄片，将一小张污烂旧报纸托着给人。大概是卖酱牛肉或熟驴肉的了。又一个摊子，是平地放了一口大铁锅，锅里有许多漆黑绵长一条条的东西，活像是剥了鳞的死蛇，盘满在锅里，一股又腥又臭的气味，在锅里直腾出来。原来那是北方人喜欢吃的煮羊肠子。家树皱了一皱眉头，转过身去一看，却是几条土巷，巷子两边，全是芦棚，前面两条巷，远远望见，芦棚里挂了许多红红绿绿的衣服，大概那是最出名的估衣街了。这边一个小巷，来来往往的人极多。巷口上，就是在灰地上摆了一堆的旧鞋子；也有几处是零货摊，满地是煤油灯，洋磁盆，铜铁器。由此过去，南边是芦棚店，北方一条大宽沟，沟里一片黑泥浆，流着蓝色的水。臭气熏人。家树一想：水心亭既然有花木之胜，当然不在这里。又回转身来，走上大街，去问一个警察。警察告诉他，由此往南，路西便是水心亭。

北京城是个四四方方的地方，街巷都是由北而南，由东而西。人家的住房，也是四方的四合院。所以到此的人，无论老少，都

知道四方，谈起来不论上下左右，只论东西南北。家树听了他的话，向前直走，将许多芦棚地摊走完，便是一片旷野之地。马路的西边有一道水沟，虽然不清，倒也不臭。在水沟那边，稀稀的有几棵丈来长的柳树。再由沟这边到沟那边，不能过去，南北两头，有两架平板木桥，桥头上有个小芦棚子，那里摆了一张小桌，两个警察守住。过去的人，都在桥这边掏四个铜子，买一张小红纸进去。这样子，就是买票了。家树到了此地，不能不去看看，也就掏了四个子买票过桥。到了桥那边，平地上挖了一些水坑，里面种了水芋之属，并没有花园。过了水坑，有五六处大芦棚，里面倒有不少的茶座。一个棚子里都有一台杂耍。穿过这些芦棚，又过一道水沟；这里倒有一所浅塘，里面新出了些荷叶。荷塘那边，有一片木屋，屋外斜生着四五棵绿树，树下一个倭瓜架子，牵着一些瓜豆蔓子。那木屋是用蓝漆漆的，垂着两副湘帘，顺了风，远远的就听到一阵管弦丝索之声。家树一想：这地方多少还有点意思，且过去看看。顺着一条路走去，那木屋向南敞开，对了先农坛一带红墙，有一丛古柏，屋子里摆了几十副座头，正北有一座矮台，有七八个花枝招展的大鼓娘，在那里坐着，依次唱大鼓书。家树本想坐下休息片刻，无奈所有的座位人都满了，于是折转身就走回来。所谓“水心亭”，不过如此。这种风景，似乎也不值留恋。先是由东边进来的，这且由西边出去。到了这里，一排都是茶棚；穿过茶棚，人声喧嚷，远远一看，有唱大鼓书的，有卖解的，有摔跤的，有弄口技的，有说相声的。左一个布棚，外面围住一圈人，右一个木棚，也围住一圈人。这倒是真正的下层社会俱乐部。北方一个土墩，围了一圈人，笑声最烈。家树走上前一看，只见一根竹竿子，挑了一块破蓝布，脏得像小孩子用的尿布一般。蓝布下一张小桌子，有三四个小孩子围着打锣鼓拉胡琴，蓝布一掀，出来一个四十多岁的黑汉子，穿一件半截灰布长衫，拦

腰虚束了一根草绳，头上戴了一个烟卷纸盒子制的帽子，嘴上也挂了一挂黑胡须。其实不过四五十根马尾，他走到桌子边一瞪眼，看的人就叫好。他一伸手摘下胡子道：“我还没唱，怎么样就叫起好来？胡琴赶来了，我来不及说话。”说着马上挂起胡子又唱起来。大家看见，自是一阵笑，家树觉得有趣，尽管站了看下去。站了半天，觉得有些乏，回头一看，有一家茶馆，倒还干净，就踏了进去，找个座位坐下。那柱子上贴了一张红纸条，上面大书一行字：“每位水钱一枚。”家树觉得很便宜，是有生以来所不曾经过的茶馆了。走过来一个伙计，送一把白瓷壶在桌上，问道：“先生！带了叶子没有？”家树答没有。伙计道：“给你沏钱四百一包的吧！香片？龙井？”这是北京人喝茶叶，不是论斤两，乃是论包的。一包茶叶，大概有一钱重。平常是论几个铜子一包，又简称几百一包。一百就是一个铜板，茶不分名目，泡过的茶叶，加上茉莉花，名为香片；不曾泡过，不加花的，统名之为龙井。家树虽然是浙江人，来此多日，很知道这层缘故，当时答应了龙井两个字，因道：“你们水钱只要一个铜子，怎样倒花了四个铜子卖茶叶给人喝？”伙计笑道：“你是南边人，不明白，你自己带叶子来，我们只要一枚。你要是吃我们的茶叶，我们还只收一个子儿水钱，那就非卖老娘不可了。”家树听他这话，笑道：“要是客人都带叶子来，你们全只收一个子儿水钱，岂不要大赔钱？”伙计听了，将手向后方院子里一指，笑道：“你瞧我们这儿是不靠卖水的。”家树向后院看去，那里有两个木架子，插着许多样武器，胡乱摆了一些石墩石锁，还有一副千斤担，院子里另外有重屋子，有一群人在那里品茗闲谈。屋子门上，写了一副横额贴在那里，乃是“以武会友”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人走了出来，取架子上的武器，在院子里舞练。家树知道了，这是一般武术家的俱乐部。家树在学校里，本有一个武术教员，教练武术，向来对此感到有些趣味，现在遇

到这样的俱乐部，有不少的武术，可以参观，很是欢喜。索兴将座位挪了一挪，靠近后院的扶栏，先是看见有几个壮年人在院子里，练了一会儿刀棍，最后走出来一个五十上下的老者，身上穿了一件紫花布汗衫，横腰系了一根大板带。板带上，挂了烟荷包小褡裢；下面是青布裤，裹腿布系靠了膝盖，远远的就一摸胳膊，精神抖擞，走近来，见他长长的脸，一个高鼻子，嘴上只微微留几根须，他一走到院子里，将袖子一阵卷，先站稳了脚步，一手提着一只石锁，颠了几颠，然后向空中一举，举起来之后，望下一落，一落之后，又望上一举。看那石锁，大概有七八十斤一只，两只就一百几十斤。这向上一举，还不怎样出奇，只见他双手向下一落，右手又向上一举，那石锁飞了出去，直冲过屋脊。家树看见，先自一惊，不料那石锁刚过屋脊，照着那老人的头顶，直落下来，老人脚步动也不曾一动，只把头微微向左一偏，那石锁平平稳稳落在他右肩上；同时，他把左手的石锁抛出，也把左肩来承住。家树看了，不由暗地称奇。看那老人，倒行所无事，轻轻的将两只石锁向地下一扔，在场的一班少年，于是吆喝了一阵，还有两个叫好的。老人见人家称赞他，只是微微一笑。有一个壮年汉子，坐在那千斤担的木杠上笑道：“大叔！今天你很高兴，玩一玩大家伙吧。”老人道：“你先玩着给我瞧瞧。”那汉子果然一转身双手拿了木杠，将千斤担拿起，慢慢提起，平齐了双肩，咬着牙，脸就红了。他赶紧弯腰，将担子放下，笑道：“今天乏了，更是不成。”老人道：“瞧我的吧。”走上前，先平了手将担子提着平了腹，顿了一顿，反着手向上一举，平了下颏，又顿了一顿，两手伸直，高举过顶。这担子两头是两个大石盘，仿佛像两片磨石，木杠有茶杯来粗细，插在石盘的中心。一个磨石，看上去总有二百斤重，加上安在木杠的两头，更是吃力。这一举起来，总有四五百斤气力，才可以对付。家树不由自主的拍着桌子叫了一声：

“好！”那老人放下千斤担，一看家树，穿了一件蓝湖绉夹袍，在大襟上挂了一个自来水笔的笔插，白净的面孔，架了一副玳瑁边圆框眼镜，头上的头发虽然分齐，却又卷起有些蓬乱，这分明是个贵族式的大学生，何以会到此地来？不免又看家树两眼。家树以为人家是要招呼他，就站起来笑脸相迎。那老人笑道：“先生！你也爱这个吗？”家树笑道：“爱是爱，可没有这种力气。这个千斤担，亏你举得起。贵庚过了五十吗？”那老人微笑道：“五十几，望来生了！”家树道：“这样说过六十了。六十岁的人，有这样大力气，真是少见！贵姓是？”那人说是姓关。家树便斟了一杯茶，和他坐下来谈话，才知道他名关寿峰。是山东人，在京中作外科大夫为生。便问家树姓名，怎样会到这种茶馆里来？家树告诉了他姓名，又道：“家住在杭州。因为要到北京来考大学，现在补习功课。住在东四三条胡同表兄家里。”寿峰道：“樊先生！这很巧，我们还是街坊啦。我也住在那胡同里，你是多少号门牌？”家树道：“我表兄姓陶。”寿峰道：“是那红门陶宅吗！那是大宅门啦！听说他们老爷太太都在外洋。”家树道：“是，那是我舅舅。他是一个总领事，带我舅母去了，我的表兄陶伯和，现在也在外交部有差事；不过家里还可过，也不算什么大宅门。你府上在哪里？”寿峰哈哈大笑道：“我们这种人家，哪里去谈府上啦！我住的地方，就是个大杂院。你是南方人，大概不明白什么叫大杂院；这就是说一家院子里，住上十几家人家，作什么的都有。你想这样的地方，哪里安得上府上两个字？”家树道：“那也不要紧，人品高低，并不分在住的房子上。我也很喜欢谈武术的，既然同住在一个胡同，过一天一定过去奉看大叔。”寿峰听他这样称呼，站了起来，伸着手将头发一顿乱搔，然后抱着拳连拱几下，说道：“我的先生！你是怎样称呼啊？我真不敢当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哪一天我就去拜访你去。”又道：“说到练把式，你要爱听，那有的是……”说时，一

拍肚腰带道：“可千万别这样称呼。”家树道：“你老人家，不过少几个钱，不能穿好的，吃好的，办不起大事，难道为了穷，把年岁都丢了不成？我今年只二十岁，你老人家有六十多岁，大我四十岁，跟着你老人家叫一句大叔，那不算客气！”寿峰将桌子一拍，回头对在座喝茶的人道：“这位先生爽快，我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少爷们。”家树也觉着这老头子很爽直，又和他谈了一阵，因已日落西山，就给了茶钱回家，到了陶家。那个听差刘福进来伺候茶水，便问道：“表少爷！水心亭好不好？”家树道：“水心亭倒也罢了，不过我在小茶馆里认识了一个练武的老人家谈得很好。我想和他学点本事，也许他明后天要来见我。”刘福道：“唉！表少爷！你初到此地来，不懂这里的情形。天桥这地方，九流三教，什么样子的人都有，怎样和他们谈起交情来了？”家树道：“那要什么紧？天桥那地方，我看虽是下层社会的人聚合之所，其中好人可也不少，这老头子人就极爽快，说话很懂情理。”刘福微笑道：“走江湖的人，有个不会说话的吗？”家树道：“你没有看见那人，你哪里知道那人的好坏？我知道，你们一定要看见坐汽车带马弁的，那才是好人。”刘福不敢多事辩驳，只得笑着去了。

到了次日上午，这里的主人陶伯和夫妇，已经由西山回来。陶伯和在上房休息了一会，赶着上衙门；陶太太又因为上午有个约会，出门去了。家树一个人在家里，也觉得很是无聊，心想既然约会了那个老头子要去看看他，不如就趁今天无事，了却这一句话，管他是好是坏，总不可失信于他，免得他说我瞧不起人。昨天关寿峰也曾说到，他家就住在这胡同东口，一个破门楼子里，门口有两棵槐树，是很容易找的。于是随身带了些零碎钱，出门而去。走到胡同东口，果然有这样一所在。他知道北京的规矩，无论人家大门是否开着，先要敲门才能进去的。因为门上并没有什么铁环之类，只拍拍的将门敲了两下。这时出来一个姑娘，约摸